

一个普通家庭，一座濒临倒闭的动物园，200只急需求助的动物，
演绎出一段感动全世界的爱的故事。

我家买了座 动物园

[英] 本杰明·梅 著 李娟 译



NLIC2970855663



出版集团



代出版社



我家买了座 动物园

[英] 本杰明·梅◎著 李娟◎译



NLIC297086663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01-2011-095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家买了座动物园 /（英）梅著；李娟译. — 北京：
现代出版社，2013.1

ISBN 978-7-5143-1135-8

I. ①我… II. ①梅…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76001号

作品原名：We Bought a Zoo: The Amazing True Story
of a Young Family, a Broken down Zoo, and the 200
Wild Animals That Change Their Lives Forever

版权所有 © Benjamin Mee

版权许可人：Conville & Walsh Limited

经由安德鲁·纳伯格联合国国际有限公司安排

我家买了座动物园

作者 [英] 本杰明·梅

译者 李娟

责任编辑 杨学庆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兼传真）

网址 www.xdcbs.com

电子信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刷 北京燕旭开拓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5.5

版次 2013 年 1 月第 2 版 2013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43-1135-8

定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序 言

妈妈和我是在2006年10月20日的晚上6点左右第一次作为新主人来到德文岛的达特穆尔野生动物园的，走出车门首先入耳的便是黑暗迷雾中的狼嚎。我的哥哥邓肯点亮了房子的每一盏灯来迎接我们的到来，每一扇窗都向迷雾中释放出明亮的光，接着他出现在了前门，给了我一个大大的熊抱，我的骨头都要被他挤碎了。他对母亲动作却要温柔得多。我们在莱切斯特被律师多耽搁了一天，一些最后的文书没能及时送达，所以不得不用摩托车送到M1高速公路上。邓肯已经安排了三辆货车将母亲的所有家具从萨里郡运过来了，还雇了八个人明天去完成另一项任务。这一延误导致动物园的车道上堆得满满的，通道都被阻塞了，不得已，动物园前主人的律师格外开恩，最终同意邓肯卸下货车上的东西，但在办理完文件前，我们只能将东西放进两个房间里（其中一间是散发着恶臭的前门厨房）。

于是我们一行三人在堆积如山的箱子中小心择路、蜿蜒而行，走进了石板铺就的厨房，厨房比较整齐，我们认为将它作为运作中心再好不过。我有一个巨大的旧搁板桌，放在父母车库里20年了，现在终于派

上了用场，我们将它搬进了一个大小适宜的房间里。时至今日，它依然安放在那里，作为我们的餐桌，但在那第一天晚上，它的象征意义是无价的。后面的食品储藏室里一时间塞满了邓肯设法放进去的箱子和地毯。在他疏通下水道的时候，我开车去了一家中国外卖店采购食品，那是在 A38 的路上发现的。我们在新家里坐了下来，一起吃了第一顿饭。在这第一晚，我们在这寒冷、黑暗、喧闹的房子里，精神虽有点动摇，但却兴高采烈，欢笑不断，一想到我们住的地方附近至少有一家不错的中国餐馆，便感到异常安慰。

那天晚上，在母亲安睡后，邓肯和我走出门，走进了雾气腾腾的动物园里，我们想去看看我们买下的究竟是怎样的一处地方。手电筒光所及之处，一双双大小各异的眼睛冲我们直眨，我们看不清这一阶段动物园的布局，不知何种动物躲藏在围场背后，这种悬念极大地增添了此时的神秘气氛。然而我们知道老虎在哪里，于是我们朝一道围墙走去，围墙上刻了更换柱子的标记，我们想仔细看看我们面临着怎样的老朽腐化。没看到老虎，我们从栅栏上爬了过去，开始用电筒看木柱的建造基底，它支撑着铁链篱笆墙。我们蹲下，全神贯注地戳拔着一层层腐木，想要找到更坚硬的内核，幸好腐烂不深，内核就在表皮附近。我们觉得情况不太糟糕，但是当我们站起身来，才惊恐地发现围场里的所有三只老虎现在距离我们站着的地方不过几步之遥，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们，随时准备一跃而起。好像把我们当成了美味晚餐。

这太神奇了。这三只庞然大物居然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我们身边，仿佛它们只要把爪子伸过来就能逮住猎物，我们却全然不觉。它们中的任何一只比我们俩加在一块儿都更大，然而他们行动起来却能无声无息。如果这是在森林里，或更准确一点儿说，这是在西伯利亚苔原，

我们还没有回过神来，一张大口早早就咬住我们的脖子了。老虎两英寸的犬齿前面有异常灵敏的探测器，它们能侦测到人类主动脉的脉搏。第一口是抓住你的脖子，然后它们就会用牙齿摸到你的脉搏，对准位置，咬进去。当被它们那冰冷的目光锁定时，我们感到非常震撼。最终，这三个身形巨大，肌肉发达的“猫科动物”中的一只意识到情况超出了它们的控制范围（篱笆墙将我们隔开了），这不过是一场彩排而已，于是不由得打了个哈欠，亮了亮它那如匕首一般弯曲的利齿，把目光投向了别处。而我们依然惊魂未定。

最后，我们往回朝房子走去，此时，狼群开始了夜间大奏鸣，其中还混合着猫头鹰的伴奏——约有15头猫头鹰——一个老鹰发出怪异的尖叫声，当我们从它们的笼子前经过时，长尾猴发出了夜间的危险警报。我们感觉也就这些了。现在我们要做的便是想想接下来要做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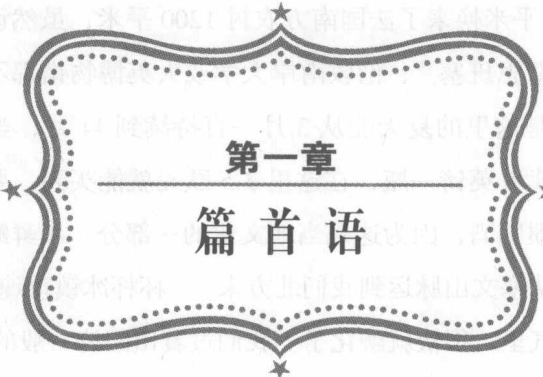
来到此地是一段难以置信的旅程。它不仅是一个新的开始，也标志我们走到了一条漫长而艰辛的旅途的终点，我们整个家族都踏上了这段旅程。而我自己的那部分故事则要从法国开始说起。

目 录

contents



序言.....	001
第一章：篇首语	001
第二章：冒险开始	015
第三章：最初的日子	042
第四章：生意惨淡的几个月	062
第五章：凯瑟琳	096
第六章：新成员	125
第七章：动物园成了动物王国	159
第八章：大笔花费	190
第九章：开园	224
尾声.....	233



第一章 篇首语

2004年6月，我们住在法国的拉塞勒贝日里，生活很美好。我的妻子凯瑟琳和我刚刚为我们的生活做出了最后的牺牲，我们将我们伦敦的一套公寓卖掉了，在法国南方的炙热中买下了两个漂亮的金石谷仓，在那里，我们过着三明治面包、奶酪和美酒佳酿相伴的生活。我们安家的村庄位于尼姆和亚维侬之间。我为《卫报》写DIY（自己动手）专栏，并为《大设计》杂志写另两个专栏，我也正在动手写一部关于动物习性的书，这是我长久以来的愿望，我发现如果要完成这个项目，那么我需要在有益的环境里度过大量时间。而这一项目的结晶便是本书。

我们的两个孩子——埃拉和米罗，能说两种语言，他们的肌肤在阳光的滋养下，焕发出迷人的光泽，他们在高大的院墙里安全地和小猫嬉戏，追逐巨大的蚱蜢，在焦干的长草地和麦田中间猛扑，多么地无忧无虑！麦子也许是从拖车中溢撒出来的种子长成的，当初谷仓是个还在使用中的农场的一部分。我们那条大狗——利昂躺在生锈的大门门槛上，

用看家狗独有的温和警觉看护着我们，还一边开心地喘着气。

那感觉真是妙不可言。我真的开始有家的感觉了。我们用位于伦敦中央的区区 65 平米换来了法国南方农村 1200 平米，虽然设备上略微欠缺了些，马克斯思班塞^①、伦敦南岸大学或大英博物馆都不像以往那样近在咫尺，但是这里的夏天能从 3 月一直持续到 11 月，当地出产的葡萄酒在特易购卖 8 英镑一瓶，在这里 3.5 欧元就能买到。要想在这里生活就不得不习惯喝酒，因为这是当地文化的一部分。新鲜鳟鱼烧烤和腌香肠源源不断从塞文山脉运到我们北方来，一杯杯冰镇玫瑰红^②，在欧洲南方的炎热天气里，很快就融化了。我们过着田园诗一般的曼妙生活。

然而，这一完美的环境来之不易，是我经过十年不懈地奋斗才获得的——无论是在专业上还是在经济上我都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村子里住着生气勃勃的农民，他们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生活，而我只能在一个被人遗弃的谷仓里过着农民一样的生活。我是个疯狂的英国人；他们是法国乡巴佬，宽容、礼貌、但也难以免俗，喜欢评头论足。他们感到我的行为匪夷所思。

凯瑟琳在小村庄里倒是颇有人缘，那年 4 月，在相交 9 年后，我们终于结束了马拉松长跑，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我一直等到她放弃了所有逃离的希望）。她美丽、体贴、礼貌、善良又亲切，她很努力地参与小村生活，想融入当地人当中。她积极学习当地语言，为了能熟练使用当地法语口语、说一口流利的巴黎法语，以及管理严格的省份要求使用的官方法语，她已经在学 A 级法语了。她能和附近于泽斯小镇上的艺廊业主开玩笑，告诉他究竟要填写何种税收表才能获得一尊伊丽莎

① 英国的零售巨头。

② 一种葡萄酒。

白·福林克^①的雕塑，她曾有幸遇到过一次伊丽莎白·福林克，并采访了她，她还能和村子里最好心的妈妈们一起抱怨法国医疗系统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我的法语已经到了D年级O级水平，我住在当地时，法语水平也许接近C级，但是 I 有意回避学习法语，以防它会进一步阻碍我已逾期未完成的作品写作。当地农民起床时我才开始上床睡觉，极少和他们交流，只有遇到一些DIY方面不清楚的初级问题才会去麻烦他们。比起我，他们更喜欢凯瑟琳。

但是这种田园生活并不是免费获得的。为了买下这两个漂亮的谷仓，我们得卖掉我们位于伦敦的鞋盒般大小的爱巢，这两个谷仓是完全被遗弃的，地板上沾满了混合着羊粪的泥土。因为没有水电，我们不能立即搬进去住，因此在交换了国际合约的同一周，我们就搬进了小村里，从一个相当舒适的天然石铺就的夏日出租屋——那栋出租屋在旺季开始时价格会翻三倍，搬到了村子主干道上一个差劲的住处。这里没有什么家具，我们在约两年前来到法国时也没有打算在这里住上半年。可以说这段时间我们压力很大。

因此，当凯瑟琳开始发偏头痛，目光呆滞地凝望着房子中央，而不是像她惯常那样龙卷风似地高效处理物品、装包、分类和贴标签时，我将其归结为压力。“去看看医生吧，如果你在这里帮不上什么忙就去你父母那里住住。”我同情地说。当我们开车去为孩子们房间购买家具的中途她要放弃时（购物是她最喜欢的活动之一），我就应该知道这次异乎寻常，情况很严重。回来的路上，她在车上说话口齿不清，我们都感到无比地焦虑。但是在给几个遭受偏头痛折磨的朋友打过电话后，我们便安下心来，因为这一现象通常和压力有关，她的表现在正常范围内。

① 著名雕塑家。

最终她还是去看了医生，而我则备好了一些舒缓偏头痛的药在家里等候。结果我接到了一个电话，说医生想让她当晚立即去做一次脑部扫描，就算情况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我依然不太着急，因为法国人的疑病症是出了名的。如果你流鼻涕去看医生，他会给你开一满袋的药，通常都是些栓剂。做脑部扫描看似就是典型的法国式的反应过敏；麻烦，但却不得不做。

凯瑟琳让我们的朋友乔治亚带她去当地的医院，医院在 20 英里开外，而我则又在家里安顿下来继续苦等。接着，我接到了一个电话，这是任何人没有料到的。乔治亚啜泣着告诉我，凯瑟琳的病很严重。“他们发现了一些东西，”她不停地恳求，“你一定要过来。”刚开始我以为这是个低俗的玩笑，但是她声音里明显流露着真情。

恍惚中，我请一个邻居帮忙照看孩子，而我则借了她那辆破烂不堪的本田思域，出发登上了一段不熟悉的旅程，在黑暗的乡村路上穿行。车子只有一盏前灯有用，没有三挡或倒挡，刹车也不怎么灵光，我知道我稍不小心便有可能会撞车，严重伤害到自己。我在一个拐弯处开过头了，不得不下车，将车推回到马路上，但我还是安全抵达了医院，将那辆破车停放在了停车场里。

走进医院，我赶紧安慰泪流满面的乔治亚，尽我所能地安抚脸色苍白、受到惊吓的凯瑟琳。我依然怀着一线希望，希望这里面出现了什么错误，只需要简单解释解释就好了，我们都忽视了解释，解释清楚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当我请求看看扫描图时，我看见她的左脑顶叶里的确有一个不祥的高尔夫球大小的黑色包块。很久以前，我曾获得过一个心理学学位，因此核磁共振图像对我来说并不完全陌生，我绝望地问医生这种异常现象是怎么引起的，他们的回答让我感到头晕目眩。因为这

种病根本就没有解释。

我们当晚是在医院中度过的，我们给彼此打气。第二天一早，一架直升飞机就将凯瑟琳送去了蒙彼利埃——法国当地的一所神经医院（也许是最好的）。在共度了舒适的一晚之后，我眼睁睁地看着她被当做一名紧急救助病人用飞机送往了一个遥远的神经病房，我心如刀割。我沿着高速公路追着直升飞机一路飞奔，直到这时，我才开始真正感到震惊。我的心飘忽不定，我试图理解现实的情况，以至于我都无法专心开车。我放慢车速，一个小时后我到达了 Gui de Chaulliac 医院大楼，结果发现那里没有空的停车位。最后我找了一个颇具创意的停车地方，很有法国特点，我将车停靠在一个路边银色侧石上。医院的一名护工对我摇晃着一根手指头，表示不赞成，但是我大步流星地从他身边走了过去，现在我心绪不平，疯狂地想要找到凯瑟琳。如果那一刻他试图阻拦我，我想我会打断他的胳膊，让他去做 X 光。我火急火燎地赶往五楼的神经紧急病房，这会儿最好任何人都不要挡我的道。在这一刻，我真切地感受到，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了上医院的人的情绪。我现在一门心思只想找到凯瑟琳，任何普通规则此时对我来说统统不适用，我明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发现凯瑟琳坐在一张推车病床上，穿着黄色的防护服，看上去既迷茫又困惑。她看起来是那么脆弱，但是无论问她什么问题，她都能配合回答，态度尊贵、坚韧。最终我们被告知几天之内医院将安排为凯瑟琳动手术，在这期间，服用高剂量的类固醇能减少肿瘤周围的炎症，这样才能更容易将肿瘤取出。

看着她坐在推车上被推着在走廊上行走，穿着她那无背防护服，默默地四处观望，神情既困惑又高贵，对我来说，这也许是最难熬的时

候。后勤工作都安排好了，我们来到了该来的地方，孩子们也有人照看，现在我们得在这里等三天，接受和适应新的现实。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医院里陪伴凯瑟琳，要不就是在前厅的电话旁向亲朋好友狂扔炸弹。接到电话的人的反应都大同小异：刚开始有点难以置信，接着是震惊，通常还会掉眼泪。三天过后，我成了老手，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时，我能够熟练地引导他们经历这三个阶段了。

最终星期五到了，凯瑟琳做好进手术室的准备。我得到允许，可以在手术室外的等候区陪伴她。这里有典型的法国风景，灿烂的阳光如水般流进了现代化的天井前厅，里面种着树，树上红棕色的树叶映照着阳光，像染色的玻璃一样发出耀眼的光。我们没有太多可以对彼此说的了，我和她吻别，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她，又或者如果我还能见到，不知道这次手术会对她造成多大的伤害。

到了最后一分钟，我问外科医生能否让我进去看手术的全过程。以前我写过健康方面的文章，我曾在手术室里待过，我只是想知道她身上究竟在发生什么。外科医生不仅没感到诧异，他还很高兴。他是法国最好的神经外科医生，我有理由相信他有高功能性的阿斯伯格综合征^①。在我们这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交谈中，他直视着我的双眼，微笑着，好像在说，“这么说你也喜欢肿瘤？”他还兴奋地把介绍给了他的同僚。然而麻醉师对这个想法远没有那么感兴趣，他看上去显然很吃惊，于是我立即退了出来，我可不想有人因为任何原因在给凯瑟琳动手术的过程中表现不佳。外科医生的肩膀耷拉了下来，他又恢复了一本正经的面孔和正常的效率。

^① 阿斯伯格综合征（Asperger Syndrome，AS）是一种主要以社会交往困难，局限而异常的兴趣行为模式为特征的神经系统发育障碍性疾病。

实际上手术非常成功，当几个小时后我在加护病室看到凯瑟琳时，她恢复了意识，笑容满面。但随后外科医生便立即告诉我，他不喜欢他从凯瑟琳身上取出的那个东西的样子。“会复发的。”他警告我。但是当时我看到她有幸从手术中活了过来，只感到如释重负，我便暂时将这个信息抛诸脑后，忙着处理家里的后续事宜和凯瑟琳的化疗和放疗去了。凯瑟琳接待了许多探病者，包括我们的孩子们。在她病房外整洁的草坪上长满了棕榈树和松树。刚开始她坐在轮椅上，但是后来她便憩息在色彩斑斓的阳光下的草地上，她把头上的绷带包进了柔和的银色围巾里，看起来像往日一样美丽和轻松，像正在举办一场快乐野餐的女主人。我们的好朋友菲尔和克伦在贝尔热拉克度假，那里距离我们有七个小时的车程，但是他们还是不远千里来看我们了，看着我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孩子在这充满田园气息的环境里嬉戏，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我心情激动，思绪万千。

在网络上麻木地混了几几天，我发现凯瑟琳的肿瘤复发显然不可避免。美英医学会和每一个全球性的癌症研究机构，实际上我联系过的任何一家机构都对被确诊为恶性胶质瘤四级的病人给出了同样的结论：“对不起。”

我向我接触过的健康专家搜索尚未被记载的有关凯瑟琳病情的有利消息，但是一无所获。平均存活时间——最常见的存活时间是从确诊之日起9到10个月。平均时间略有不同，但是50%的患者活了一年。3%被确诊为恶性胶质瘤四级的病人3年后还活着。情况不容乐观。这是个沉重的消息，尤其是凯瑟琳在经过穿颅术取出肿瘤后恢复得很好，优良的法国医疗系统很快将她转送到了法国最先进的放疗和化疗项目上。患有此病存活时间最长的患者是那些思维活跃、身体健

康的年轻女性——凯瑟琳符合这个条件。尽管厄运难逃，前景堪忧，也有几个研究的发展情况鼓舞人心，也许它们能在凯瑟琳下次病发前得以实行。

当凯瑟琳出院时，我们要回到村子里那个像时间机器和宇宙飞船^①一样空荡荡的房子里，村民们都乐于帮助我们。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到了，她回来的第一天，有人在窗户上敲了一下。是帕斯卡，我们的邻居，他从窗户递进来一个餐桌和六张椅子，随后又送来一锅热气腾腾的砂锅。我们努力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在布满灰尘的阁楼里建起了一间办公室，制订出了凯瑟琳需要遵守的饮食起居治疗方案，我继续动手做我的 DIY 专栏书，凯瑟琳下定决心继续从事设计工作。同时，马路前方一百码的地方是我们的谷仓，这是个梦想修复项目，结局是开放式的，如果我们选择动手去做的话，它轻而易举就能占据我们下个十年光阴。我们缺少的只是修复它的资金。但说实话，那时我更关心的是尽可能给凯瑟琳最好的生活质量，好好利用医疗权威向我保证的她的寿命，尽可能地让她开心，尽管可能时间很短暂，但我尽量不去相信它。一个月又一个月我们在核磁共振和验血中度过，每一次得到不利的检验结果，我们都会变得战战兢兢。

凯瑟琳是工作得最开心的，她知道孩子们也很开心。她迅速地在我的办公室楼下建立起了自己的办公室，开始动手设计，在办公室里张贴版面设计，彩色样本和图表。她也忙活着我们的法国事务，送孩子上学，和与我们联系的那些如潮般的好心人保持交往，他们有时候会过来住住。我继续自己的专栏，研究我的动物读本，研究工作通常进展缓

① TARDIS 是英国科幻电视剧 Doctor Who 中的时间机器和宇宙飞船，它是时间和空间的相对维度（Time And Relative Dimension(s) In Space）的缩写。

慢，令人痛苦。这里的网络是使用与电话连在一起的拨号呼叫网络连接，连接很不稳固，也因为法国电信服务公司情况难料，它在欧洲是最大的企业债主，这使得英国电信看似更好用，也更有效。

孩子们喜欢谷仓，我们决心要尽快将他们安顿下来，不管用什么方式，于是我们动用了仅剩的最后一点积蓄在陡坡一侧宽敞的林地后面建造了一个小木屋——虽然小，却也比我们之前的伦敦公寓要大。这个项目不是我那点可怜的DIY知识能搞定的，这对于那些亲切的、看中吃午餐的法国当地人来说也很难理解，于是我们向卡桑寻求特殊帮助，卡桑是我们伦敦的建筑师朋友，他是个英印混血儿。卡桑是个万事通，而且样样拿手。他一到达，便开始以步丈量土地，并要求我们带他去看木场。一连辛苦大干了30天，卡桑建起了一个切实可行的两居室住处，里面安装了自来水，一间配有抽水马桶的浴室，还有电，而我不仅没帮上忙，还妨碍了他。

我有一些建筑方面的经验，还做了四年的DIY专栏作家，我确信卡桑会对我广博的知识、高尚的职业操守和选取的各种工具印象深刻，然而他没有。“你所有的工具都没有用过吧？”他观察了一番说道。“略微用一用再说。”我反驳道。“如果有人到我这里来干活儿，使用的是这些工具，我会把他们赶走。”他说。“就我一个人干吗？村子里有人能帮帮我吗？”他抱怨道。“呃，我可以帮你，卡桑。”我说。于是，我每天都帮着抬木头，切割材料，尽我所能向这位多才多艺的建筑大师学习，他干起活儿来像阵旋风。不得不承认，有时候我要在一天中抽出几个小时来保持写作进度——全国性的报纸对延迟发稿是极为不客气的，我发现，诸如“我必须从罗杰先生那里借水泥搅拌机，或在和建筑商交流时帮卡桑当翻译”这样的借口根本行不通。“就只有我一个人，这怎么

行？”卡桑继续叫苦。于是就在这个月快要结束时，我终于设法劝服了当地的一个法国建筑工人来帮忙，我给他三个小时的午餐休息时间，还允许他承接其他工作，他在最后两星期工作十分卖力。我们的好朋友乔治亚——是我们来到这里后结识的英国妈妈圈子中的一位，也给我们提供了大量帮助，她以自己水管方面的真才实学、高跟鞋和低领服装给卡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成为了最好的“兄弟”，卡桑开始谈论要在当地落户，有了乔治亚帮他管理和充当翻译，“在这里你可以像在印度一样开车”。然而这个想法却遭到了卡桑妻子的极力反对。

当木屋建成时，当地人简直不敢相信。其中一位甚至将其冠名为“天籛”。他们中的一些人为了搭建自家的房子，在村子周围的一片片土地上工作了好几年，为的是让扩张的新一代进去住。但是很少有人真正盖成了，除了一些度假村。但这些度假村是由荷兰人、德国人和英国移民委托建造的，他们经常使用外部劳力或微观管理当地的石匠直到彻底完工为止。保持生活和工作平衡，把重点坚定地放在享受生活上，是住在这一地区最令人愉快的地方，它完美地实现了我内心的闲情逸致，但是能让法国人看到一个全然用英国方式建成的房子同样让我得意。每天工作 14 个小时，一连工作了这么多天，午餐就着一杯茶吃点奶酪三明治就飞速解决了。

我们恋恋不舍地和卡桑道别，然后搬进了新家，我们在一个开放的大谷仓后面，眺望着另一个谷仓，在砖石花园里，孩子们和狗儿利昂快活地嬉戏，他们的猫儿很安全，后墙堆满了扔掉的成人飞盘。自我们的孩子出生后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像样的家，我们享受着这宽敞的地方，自己动手建立家园的梦想得以实现了。目光所及之处都有大量紧迫的工作要做，然而在次年夏天，我们用隔音（或隔热、绝缘）材料覆盖了房